



王牧之 馮晟乾 陳默 黃亞菁 曾文賢 李魁賢

××兄：

「書評書目」廿五期刊登梅奇仁恭編的「故總統蔣公書目彙編」一文，實為表達對故總統 蔣公的哀思最具意義之事。不過，由於「國家軍政機關印藏圖書每每並不開放閱覽……只能以普通圖書館與坊間書店為收集對象」，所以漏列版本也多。例如國防部總政治部，對「反共抗俄基本論」、「中國之命運」、「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」、「西安半月記」、「科學的學庸」、「蔣氏慈孝錄」、「蘇俄在中國」等專著均曾恭印，發行一版或數版。現個人尚存有兩種著作的版本：

西安半月記 四十一年二月 國防部總政治部印
四七頁（「西安半月記」包括「西安半月記」、「西安事變對張楊訓詞」、「西安事變回憶錄」等三部份。其中訓詞係蔣夫人所筆記，回憶錄為蔣夫人所著。全書均用文言體裁寫作。）

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四十二年十一月 國防部總政治部印 一〇六頁

關於訓詞部份，五十年以後，幾乎全部遺漏，似應進一步蒐集。就我記憶，國防部及國民黨中央黨部

黨史編纂委員會，都曾編印過「蔣總統（總裁）訓詞彙編」。希望負責黨政軍機關公用圖書編、藏的先生女士，能抽暇提供資料。

除專著和訓詞之外，蔣公並曾於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在日月潭選錄「菜根譚選集」一種。此書原著者為明洪自誠（原名洪應明），共收嘉言三百六十則。蔣公精選本為二百八十八則。個人所知者有兩種本子，茲列介如左：

菜根譚選集 四十四年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 頁數不詳

菜根譚選集 四十四年九月 國防部總政治部印 六五頁（我所藏者為第二種，正文前有編印要旨，及三峯主人之弁言。）

此外，我建議「書評書目社」的編輯同人，能進一步將有關故總統蔣公的傳記書籍，也編列一份書目，以盡衷心的繫念。現就個人以前收藏的三本，先「拋」出來做個「引子」：

蔣介石先生年表 四十二年四月 七十二頁，陳布雷，國防部總政治部印行。

蔣總統與臺灣 五十四年七月 七八頁，洪樵榕

，現代新聞文化資料供應中心印行。

蔣總統與中國 五十七年十月二〇四頁，虞奇，浙江月刊社印行。

編者先生：

讀了書評信箱，覺得這也是雜誌界的創舉，讀者不但可以有發表意見的園地，而且可獲得贈書或稿費。這真是讀者的難得福音。而且這樣的贈書，寓有提倡讀書風氣的美意，真是太好了。

我很同意盧廣誠先生的意見，國語的詞彙並不貧乏，只是由於我們與真正的國語接觸的太少了，才有這種感覺。我們應如何推廣國語，這真是難以解決的問題（就豐富國語詞彙這一點而言）。但是如果我們能做到，胡適先生所說的，「國語的文學，文學的國語。」這句話，或可不無幫助。

另外讀了葉瑜季先生的談新文學選集，使我知道，趙滋蕃先生的自選集，是長篇大作「半下流社會」。為着解決這個問題，貴社是否可以轉達黎明公司，繼短篇文學選集之後，再推出一套長篇小說選集

王牧之 六月八日

呢？

馮歲乾五月十一日

編輯先生：

廿六期「書評書目」登莫渝先生「近二十年外國詩集詩選詩論詩人傳記中譯本書目」，可謂為整理翻譯作品開路之舉。二十年來國人翻譯外國詩集詩論等總算小有成績，但細加觀察，發覺這個成績畢竟還太小了。二十年的工夫僅抵六頁目錄？

我相信莫渝先生的書目有遺漏之處，更希望大家能將那些「漏網之魚」搜出來，以免有滄海遺珠之憾。

下面是個人手頭資料所能補其一二：

①正文書局六十三年八月出版。遙青譯美國詩人羅德馬肯詩八冊——「靜之羅網」、「寂寞人間」、「耶誕頌歌」、「美妙世界」、「傾聽暖融」、「那影子裏」、「含愛的」、「另一些憂傷」。

②正文書局五十八年十二月朱丹仁譯「拜倫傳」。正文書局五十八年十二月彭光譯拜倫的

詩劇「曼弗雷德」。

③純文學出版社有王季慶譯的紀伯倫的「先知」。另外林白出版社等亦譯有紀伯倫的作品。

④莫渝先生列入「其它」的「兒童詩園」，其實是英國史蒂文生所作（郭文圻譯），正文書局出版。

⑤附錄的「僅註解而無譯詩」的作品不全。

甲、遠東圖書公司另有「雪萊詩選」。

乙、耕莘文教院李達三、談傳義兩神父主編的「閱讀指導」。另外還出版有「莎士比亞的詩與歌」、「艾略特的戀歌」、「彌爾頓的詩」、「伯蒲的詩」以及「康明思的詩」。

⑥莫渝先生將黎明公司那一套「西洋文學術語叢書」分身，將「田園詩」、「論史詩」、「根律、音韻與自由詩」列入「英美部份」，而將「象徵主義」列入「法國部份」，並不是很好的安排。

個人粗略地寫出自己的「印象」，謬誤之處還請

大家原諒。畢竟莫渝先生的工作是值得敬佩的。

陳默 六月一日

編輯先生：

「書評書目」一向對外國文學翻譯本非常重視，成績也頗為可觀。往往幾個良莠不齊的譯本，經評者分析，使那些濫竽充數的原形畢露，讓一般愛好文學的讀者，不會有「受欺騙」的感覺。在下想麻煩「書評書目」請T·A君來評評杜思托也夫斯基的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」。目前，在臺灣較通行的譯本是出自耿濟之的手筆。杜思托也夫斯基，和托爾斯泰（「戰爭與和平」「安娜·卡列尼娜」）、屠格涅夫（「父與子」「羅亭」），被稱為舊俄描寫人性最深刻、最獨特的三大小說家。目前一般比較為讀者所熟悉的卡繆、海明威、福克納，尚無法望其項背。

看完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」的中譯本，讓我滿懷悶氣，積壓難抒。難道二十年來臺灣竟沒有人才能翻譯這種經典作品。每當老師在講台上，或是看到雜誌裏評介杜氏的作品是如何如何的偉大。淺學如我者，只能目瞪口呆，望着窗外那些飄泊的白雲。

T·A君的評文，一向贏得讀者的喝采，我們才敢如此的冒昧請他花個較長的時間，從頭到尾，將耿濟之的譯文慢慢咀嚼，然後提綱挈領地寫出幾個嚴重的缺點。如果能因為評文而引起學者的重譯，那不但是文壇的盛事，讀者又是何等幸運。

黃亞菁 六月六日

（編者按：據我們所知，出自耿濟之譯筆的杜氏作品，皆從俄文直接譯過來，我們希望懂得俄文的有心人士能獻出他的熱心。）

××先生：

您等編「近二十年短篇小說選集編目」，精神實堪令人嘉許。個人為學向來也重視目錄，高中時代便喜蒐集各大書局的最新書目。迄今亦然，總以為它是開啓知識寶庫的鑰匙。

近來曾逛遊臺北牯嶺街，在一家舊書店中買得一本彌足珍貴的書，茲敘述此書詳細於後，以供您等參考：

書名：春雷。

著作者：朱西寧、段彩華、舒暢、劉慕沙、司馬

中原等五人。

發行者：李紹麟。

出版者：青白出版社（出版登記申請中）。社址

：鳳山中山路一三〇號。

總經理：新陸書局。

出版日期：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。

頁數：二九四。

本書無序文等其他文字，純爲五人合選集。

其篇目爲：

朱西寧：一柱香、列寧街頭、新墳、祖父的農莊、江魂。

段彩華：狂妄的大尉、舊戲、廣野的解約、將軍的畫像、鳥網。

舒暢：上一代的法庭、花紅。

劉慕沙：沒有砲戰的日子裏、笑卜、小羊們。

司馬中原：李隆老店、鳥羽、買牛、荒江野渡、

灼子、傘沿的夢。

此書可能爲五人所出版的第一本集子，其中所選均爲短篇小說。「近二十年短篇小說選集編目」未收入，而鄭明嫻小姐所編之「近二十年短篇小說別集總目」

却將此書列入（見「書評書目」第二十三期第六十八頁），想必是未親見原書所造成之錯誤。希望「選集編目」再版及「別集總目」出版時均能更正。

與「選集編目」相形之下，「別集總目」似嫌太過於簡略，只列出書目而未及篇名，不能讓人瞭解此別集中內容大概，未免遺憾。當然，欲將每一別集的篇目抄錄是件更繁重的工作，不過，只要一些條件（如人力、財力）充足，要做成它也並不是很困難。我希望也預祝「別集總目」將來出書時是很完美的。

曾文明 六月六日

編輯先生：

貴刊二十六期刊出莫渝編「近二十年外國詩集詩選詩論詩人傳記中譯本書目」，可見大家對現代詩書目整理之熱心，令人欣喜。

就本人藏書中加以檢核，發現至少遺漏了下列多種，補錄於此：

1 「泰戈爾詩集」，糜文開譯，三民書局，五十二年四月出版。此書包括漂鳥集、新月集、採果集、頌歌集、園丁集、愛貽集、橫渡

- 集，原先分別出版過，此書可謂合訂本。
 - 2 「黎利詩選」，趙天儀譯，笠詩刊社，六十四年二月出版。
 - 3 「惠特曼選集」，桑簡流譯，人人出版社，四十二年三月出版。
 - 4 「世界名詩欣賞」，覃子豪著，普天出版社，五十七年元月出版。
 - 5 「哈代評傳」，李田意著，文星書店，五十四年九月廿五日出版。
 - 6 「海濱集」（顧一樵全集第八冊），顧一樵譯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無出版日期。
 - 7 「雪萊傳」，魏華灼譯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五十六年十月出版。
 - 8 「失樂園」，傅東華譯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五十六年五月出版。
 - 9 「現代詩論」，曹葆華譯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五十七年四月出版。
 - 10 「科學與詩」，曹葆華譯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五十七年十二月出版。
 - 11 「詩學」，傅東華譯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五十六年二月出版。
 - 12 「一切的峯頂」，沈櫻編，林白出版社，六十年八月出版。
 - 13 「風向球」，鄭臻著，環宇出版社，六十一年一月出版。
 - 14 「拜倫評傳」，未署譯者姓名，水牛出版社，五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。
 - 15 「韓國現代詩選」，陳千武譯，光啓出版社，六十四年四月出版。
- 當然這裏頭有多種是「翻印前人工作成績」，也許不合莫渝先生的標準。
- 此外，莫渝編書目中有些錯誤，茲就發現者，列述於下：
- 「詩的原理」，為徐復觀譯，「綵」復觀諒係誤植；
- 「心靈的十四行詩」譯者為趙雅博，非王安博；
- 「愛與夢」係五十九年一月出版，誤列二月；
- 「里爾克詩及書簡」係五十六年二月出版，非五十八年二月；
- 「灰毛驢和我」，誤列「灰毛驢與我」；

「世界名詩選譯」爲五十四年十一月出版，非十二月，書上雖未列出版年月，但筆者藏書上簽註購書日期爲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，而譯者序文署五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，可以推知；「西班牙浪人吟」僅載五十五年八月出版，並無二十日字樣。

李魁賢 五月十五日

編輯先生：

貴刊內容極爲豐富，不僅是愛書人的雜誌；不太愛書的人，也因閱讀貴刊而喜歡讀書——我就是其中的例子。但希望貴刊能再接再厲，成爲我國文化界的主流。

我家住花蓮。花蓮市區內的書店不少，比較有規模的也有七、八家，遺憾的是在書架找不到書評書目，是何原因呢？（我曾打聽過爲何不賣書評書目？但未曾聽過具體的原因。）

我們東部地區雖較僻遠，但書不該有嫌路遠的觀念吧？何況貴刊是一流雜誌，何不首先登高一呼領導我們東部的讀書風氣呢？我們必會感激不盡的。說真

格的，在我們這裏想買幾本自己想要的書實在是困難；就以我爲例：我一直想買彭歌先生所譯的「天地一沙鷗、丁樹南先生所譯的「人物刻劃基本論」……等其他書，但跑遍書店都說沒有，話又說回來：如果貴刊在手，借重貴刊的服務精神，不是一切都解決了嗎？因此就管見所及，建議如下，敬請編者先生給予考慮：

一、希望貴刊能銷售至東部各鄉鎮的大小書店，並加強宣傳；

二、希望能以貴刊之名義，舉辦書展，書展規模無所謂，但求書展內容豐富充實。（今年花蓮春季書展猶如菜市場，甚至有人叫喊拍賣廉價鋼筆。）

三、希望貴刊能在花蓮地區設立書店，規模大小無所謂，但書店內容要比其他書店更充實更豐富。

區區陋見，大膽提出，尚祈見諒。

張正三 七月四日